



大理故事丛书

苍洱风云

# 苍洱风云

——大理地下党记事文学

杨恒灿 著

——大理地下党记事文学

杨恒灿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
云南科技出版社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
云南科技出版社



大理故事丛书

# 苍洱风云

——大理地下党记事文学

杨恒灿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
云南科技出版社  
·昆明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苍洱风云:大理地下党记事文学/杨恒灿著.—  
昆明:云南科技出版社,2011.1  
(大理故事丛书)

ISBN 978-7-5416-4411-5

I. ①苍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02396号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
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:650034)

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:22 字数:550千字

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~1000 定价:112.00元(全四本)

顾 问：段金录 段 玠 马忠华 段 绚

主 编：杨恒灿

副主编：张锡禄

编 委：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
张锡禄 杨庆丰 杨恒灿 杨绍华

段金录 段直霞 段 绚 奚寿鼎

# 序

李一夫

1949年前夕，中国基本解放，但云南，特别是大理还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地区，国民党反动派在大理建立了滇西剿匪指挥部，不断调集部队向滇西北共产党游击武装力量侵犯。在民间加强军警、宪特对地下共产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疯狂镇压。根据当时革命的需要，中共大理县委建立了情报交通网。在城区、下关、喜洲、上关等地设立秘密交通站，配备精干的交通员。做到在任何情况下，都能北联邓川，南接蒙化，东通宾川。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，敌人盘查越来越严，陆路交通已不安全。县委又开辟了洱海秘密交通线，增设了大关邑、才村、沙村、海东、沙平等交通站。此项工作，起初由陈柏松负责、陈柏松走后，由杨永新负责。交通站建立后，负责输送干部到滇西北，护送昆明下乡干部过境，掩护滇西北干部来到大理采购物资、传递情报、书信、资料、转送医药器物、电讯器材、枪支弹药以及石印机等物资。

大理地下党活动记事文学《苍洱风云》是作者杨恒灿同志根据大理、剑川、祥云、宾川等地下党活动资料，用文艺手法进行再创作出来的一部文艺作品，直观地再现了1946年至1949年时期大理各族人民革命斗争，迎接云南解放的英雄事迹。作品围绕县委特别支部做兵运工作成员张清龙在地下县委的领导下，积极开展地下“兵运”、情报工作。作品热情讴歌了张清龙等一批地下革命党人在

做“兵运”、情报工作中,不幸被擒入狱,面对敌人的各种酷刑,坚贞不屈,英勇就义的英雄事迹。通过作品,帮助人们了解大理地下党革命斗争的历史,对人民群众,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,值得一读。

作品中所记述的一件件历史事件,都是作者从大理党史中提炼加工的,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。但是《苍洱风云》是文学作品,党史所记述的每一件事和一个人要求真实,不许夸张,不许虚构,而文学作品则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前提下,允许用文艺的手法进行再创作,可以夸张,也可以虚构。《苍洱风云》是用文学形式写党史和党史人物的,为了正确处理社会各种问题,注意各种政策的贯彻实施,作品主人翁张清龙和一些大理地下党的主要人物仍用真姓名外,其他人物特别是反面人物或统战人物均用假名,这是文学作品允许的,敬请读者在阅读时不要求全责备,给予理解和谅解。

2010年春写于大理

古老的关迤城楼，在灰蒙蒙的雾霭间耸立。背衬的苍山覆盖着白皑皑的积雪。呼啸的狂风从西边的苍山和哀牢山间的峡谷吹来，扑向迷离的洱海。

在风雨剥蚀的龙尾古城楼上，青天白日旗在风中飘摆。残破古城墙上张贴着“戡乱救国”、“光复国土”标语。这个阴霾的傍晚，把人们带进了动荡年代的又一个年头。

在这变态虚繁的古城，尽管天气晦暗，街头还是照例挤满了行人。

有个报童在寒风中街头卖报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“看 1949 年中国往何处去？……有共党节节向国统区推进，滇省要变为反共基地……”

突然，大批国民党军警、宪特涌到街头巷道搜查起行人。人们苦闷的脸上堆满乌云，预感到要发生事情。

“呜、呜”的凄厉尖笛声由远而近，一辆辆警车从郊外向下关驶来。一辆蓝色的警车里，坐着一个五十来岁，身穿警服的壮汉，戴着少将肩章，他方脸大额，满脸横肉，身板挺直，他就是滇西剿匪指挥部余司令。他望着车窗外关门的店铺，行人惊慌而走，对身旁瘦高老头道：“朱县长，大理辑区要尽快铲除共党。国军连连溃退，蒋总统拟把云南作为大陆最后的‘反共基地’。卢主席准备迁省政府于大理，控制滇缅公路。”大理县朱县长，推推鼻梁上的眼镜说：“怪不得大批军警、宪特云集这里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？”他接着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大理唐、宋朝时就是南诏、大理国的古都，有苍山洱海为屏，上

关下关拱卫，固若金汤。”

余司令浓眉紧蹙，狡黠地眨着眼说：“国军不是要围守大理，是要控制这交通要道，作撤往国外的退路。”

朱县长不阴不阳地骂道：“哼，老蒋要准备蹿啦！”他说罢不禁心惊肉跳，怕余司令看出神色，又困惑地问：“司令，今天如临大敌，军警、宪特一起出动大搜捕，到底是为哪样？”

余司令凑近朱县长悄声告诉说：“老兄，军统局云南站来密电，省城共党派出要员来大理，带有密令。宪警在昆明碧鸡关设卡没有拿到，急令我大理军警在凤仪路口拦截也不见人，估计已经窜到下关。所以军警、宪特一起出动搜捕，小小下关，看他往哪里跑？”

朱县长：“看来这省城派来的共党要员，是与大理地下共党接头，如果拿不到，那大理的共党又要兴风作浪了。司令，一定要卡断这条线，否则大理是不会平安无事，你我都睡不好觉的。”

余司令：“对，所以十万火急，要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出来。”说罢催促司机：“快开。”警车快速掠过长街……

警车在街头停下，一个军警跑来向余司令报告：“报告司令，大家把街头巷尾都搜遍了，根本没有踪影。”余司令拍拍脑袋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妈的，这共党难道长了翅膀？”

龙尾街靠近西洱河的拐弯处，挂着“清龙书店”招牌的铺子。铺内卖些普通杂志和文具，有些顾客和学生在翻阅书刊。

店主叫张清龙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，圆圆的脸蛋，中等个子。他站在铺子门口看到许多军警出动搜捕。他急忙转回铺内，送走看书的顾客，将书刊收藏起来，急忙关上铺门，暗自思索：是不是又抓共党分子了。

天渐渐黑下来了，张清龙从铺内的门缝往外看街上的动静，这时忽听后院内“咚”的一声。张清龙先是惊了一下，后他悄悄拿起铁



棒摸到后院,只见一个人影跳进院内。他举着铁棒冲到进来人的背后,用铁棒抵住那人的脊背。

来人却小声地问:“清龙,是我。”来人转过身来,高高的个子,压低的礼帽下遮着墨镜,声音挺熟悉的。

张清龙:“啊,老王,是你?”说罢就扑上前用尽浑身的气紧紧拥抱王书坤。

两双火热的手,互相紧紧握住,张清龙激动地说:“今天军警、宪特全城出动,我想肯定出了什么事,原来是‘欢迎你来下关’。”说罢两人笑了起来。

王书坤说:“清龙,你向地下党组织建议在下关开办书店,向广大青年群众宣传革命,利用书店作为地下组织的联络站,党都知道了,认为你是一个好同志。”

张清龙说:“老王,那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?”

王书坤笑着说:“我有嘴巴呀!再说还有我们的同志嘛。”

张清龙周身热血沸腾,心情十分激动。想了想后又问:“啊!军警搜捕的就是你?”

王书坤点了点头。

张清龙扫掉了地上的脚印后推开橱柜,将老王领进夹墙内暗室说:“你先歇一会我弄点吃的来!”转身把橱柜堵住暗室口。

王书坤,由中共云南省工委派到大理送份重要通知。他望着张清龙出去的身影,不禁赞许地点着头……这时,省工委组织处处长介绍在他耳边响起:

张清龙 1929 年 9 月 10 日出生于河南省南召县曹店街,家庭贫寒,哥哥远走他乡漂泊到云南下关。1944 年河南连遭战乱,水、旱、蝗害天灾人祸,他逃到下关投靠哥哥。1947 年 2 月他由下关到昆明中山中学求学,接触到更多的进步书刊,从中接受了更多的革命思想。

“啊！我想起来了。”昆明学生运动的情景像电影镜头一幕幕出现在他眼前：那次在昆明学生运动中我认识了张清龙，他跟着我书写了“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”的标语，在队伍中他还高呼“争取民主、自由”的口号，浩浩荡荡的师生们在街上游行。游行队伍来到护国路时，遇到国民党军警镇压。一个个师生被打得头破血流，张清龙为了救一个女学生，被警察打晕，拖上警车关进监狱。后来，经组织多方营救出狱，张清龙才知道我是地下党的。当张清龙来到西站乘汽车时，我对他说过：“回下关去吧，希望你成为一个中共党员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……”

张清龙回到下关后，到玉龙小学当教员。他积极寻找党组织，结识了地下党外国组织的陈大山，经过他的介绍，张清龙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“民青。”

张清龙一加入了“民青”，就联想到还有许多像他一样的热血青年在寻找党组织。于是，他向党组织建议在下关开办一个书店，向广大青年群众宣传革命，发现进步青年，就吸收他们加入到党组织中来，同时利用书店作为地下党组织秘密联络站，并提出经费由他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党组织同意他的想法后，他动员哥哥拿出一些制作锡器手工的锡锭与陈大山到昆明，在王书坤的帮助下购买了一批进步书刊回到下关，办起了“清龙书店”……

过了一会，张清龙端着菜饭返回夹墙中的暗室，请王书坤吃饭。

王书坤边吃边警惕地问：“外面军警还在搜查吗？”

张清龙说：“搜查的军警走了，但路口警戒的还没有撤”。张清龙接着问：“有任务吗？”

王书坤严肃地说：“中共云南省工委派我送给大理地下党通知，省委要求大理尽快成立大理县委，包括大理、凤仪两县。在这滇西枢纽大理开展斗争，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，加强滇西北武装起义，切断国民党逃窜国外的退路。”

张清龙的脸庞上泛露出激动的神色，欣喜地说：“太好了，我去吧！尽快把上级通知送到大理城去。”他庄重地接过王书坤手中的通知，藏进衣服层中，说：“你先休息一会，我立刻将通知送出关迤，交给地下党的交通员陈大山，由他送到大理。”

“好！”王书坤看着这机灵的小伙子，点点头，目光更深沉了……

## 二

狂风呼啸，阴雨蒙蒙。

张清龙混在农民中，沿着龙尾街朝关迤城门走去。城门前聚集着人群正抬头边看边交头接耳议论着。张清龙挤进正在观看的人群惊诧地抬头，看到城楼上挂着一团什么东西。他走近一看，那残破城楼上挂着一个木笼子，里边盛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。

“这不是悬首示众吗？”

张清龙听到人群中有低沉叹息的，有愤慨不平的，这种同情和悲痛，深深戳进他的心坎。“又是一位革命同志，为党为人民奉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”他虽然还不太了解情况，但凭着他的经验，他晓得牺牲的定是自己的同志。他只在心中默默地说：“安息吧，同志，我们要为你报仇！”

张清龙想到自己的任务，尽量抑制着感情，冷静下来，不愿久看，低头转身走出人群。他刚走了几步，心里又浮现出一个念头：就这样走开，连牺牲者的姓名都不知道，这对得起死难的战友吗？应该仔细看看布告，了解他牺牲的经过，好报告给党组织，让同志们永远纪念他。让鲜红的血播下苍山洱海复仇的种子。

张清龙又重新挤进拥挤的人群，再次抬头强自镇静着脸上的表情，抑制着不断涌向心头的激怒。他的目光逡巡着张贴在墙上的

那张布告。布告被雨水淋湿，一行姓名被红笔粗暴地勾画，经过雨水浸透，仿佛变成一朵殷红的血花……

张清龙挤到人群面前，惊愕地瞪圆了双眼，盯住那姓名。是眼神晕眩，还是自己过于激动，他觉得眼前金星飞溅，布告也在浮动。他伸手擦去额头上混着雨水的冷汗，再仔细看看，浑身不禁一震，映进眼帘的仍然是那行意想不到的字迹：大理共产党地下交通员陈大山。

陈大山？不就是我几年来朝夕相处，患难与共的同志、战友和朋友吗？不会是他，他怎能在这种时候牺牲？一定是国民党的欺骗！可是，这城楼挂的又是谁的头呢？张清龙急切地往前移动，到了城楼下抬起头仰望着，仔细地看木笼子里的脸型。啊，真的是他！大睁着一双渴望胜利的眼睛，俯视着凄风苦雨的洱海，凝注着苦难中的人民。

陈同志，你不是与我相约：共同战斗迎来苍山洱海的黎明吗？

张清龙泪水涌出，胸口哽塞。但看了一眼城楼上站着手持钢枪的国民党兵，他又强忍住，低头混入到人群中走了。

逶迤的苍山十九峰雪雾弥漫，洱海浪花飞卷。张清龙从苍山脚下弯曲的驿道上向大理走去。脚步不断踏进泥泞，水花、泥浆溅满了鞋袜，他却一点也不知道。有时狂风挟着沙子砸打过来，刮得他睁不开眼。他低着头在路上走着想着，刹那间，往事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……

那是山茶花盛开的时节。他到下关玉龙小学当教员，认识了曾在大理国立师范领导学生运动的学生自治会主席陈大山。两个异乡人在一起，对黑暗社会的共同反抗，使他两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。

一次，两人到苍山斜阳峰下的将军洞游玩，他面对秀丽的苍洱

风光,兴致勃勃地讲起在昆明参加学生运动的经过。当谈到追求真理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时,他深有感触说:“过去我太天真了。单枪匹马就想和反动政府干。通过昆明学生运动,使我看到了人民大众的力量,知道了学生运动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搞起来的。我在昆明就千方百计找党组织,刚找到王书坤,就在学生运动中被捕。出狱后返回前,王书坤勉励我回来大理找地下党,这也是考验我。但现在还没有找到地下党……”

陈大山高兴地说:“远在天边,近在眼前。”

张清龙一下震惊看着陈大山:“啊,你就是?”说罢激动地扑过去,紧紧拥住陈大山,两颗心在一起砰砰跳动……

后来,陈大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。他办起了清龙书店。他又请示了党组织,作为地下党下关联络站,接待南来北往的地下工作人员,负责收集、转送情报,由地下党交通员陈大山传递。

他经受了革命斗争的血与火考验,并向陈大山提出了要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……

山坡下传来一阵轰鸣声,张清龙的思绪被打断。他从右侧望去,离苍山脚不远的公路上,一辆辆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车,拖着大炮,往北驶去,他心里想着:又是开往滇西北,镇压共产党游击队!脸孔露出愤怒的神色,加快了脚步。身旁掠过一棵棵杨草果树,迎着吹来的风,急步往大理方向走去。

张清龙来到苍山脚下的一座小桥边时,在这里堵卡的国民党上尉军官带着三个端着刺刀枪的士兵,拦住了张清龙说:“到哪里去,要干哪样?”

张清龙拉拉笔挺的西装,大摇大摆地说:“到县政府去,找朱县长!”

两个士兵上前对张清龙进行全身搜个遍后对那军官说:“报

告,身上没有带东西,让他过去吧!”

凶神恶煞的军官看了看张清龙一眼:“去吧!”

张清龙转身继续往前走,他边走边遥望着远方的洱海,不禁心中一亮:“陆路交通线被卡死,不还有水上交通线吗?”想到这里,一阵欣喜,加快了脚步。

不一会,就来到大理古城,门前蹲伏的那对石狮子,龇牙咧嘴。城门的两边站立着荷枪实弹的士兵,虎视眈眈。城楼上还有警戒的士兵,城门前方架着重机枪,周围还有用沙袋垒起的防备工事。

张清龙警惕地站在一旁仔细看,一辆辆小包车和美式吉普,在全副武装的士兵掩护下,从他身边驶过进入城内。

“看来,国民党军政要员云集大理城,一定有什么阴谋,得赶快将省工委指示送去,让大理地下党做好准备。”他从城墙边绕到城外的树荫里,消逝在雾霭间……

大理国民党滇西剿匪司令部,坐落在直街的一个大院里,厚墙高楼,雕梁画栋。门口停着一辆辆小包车和美式吉普,一个个身穿美式军服的军官和礼帽马褂的官员钻出车门,走进县司令部的的大门。

军政要员们穿过雕花镶嵌彩花大理石的四合院,跨进古色古香的议事厅。大家坐下后,主持会议的秘书说:“大家请坐准备开会。”

一阵“咚咚”的马靴声,两个全副武装的卫士,护着穿军服的余司令来了。“余司令到!”随着主持会议秘书尖厉的喊声,余司令挺胸挂着佩剑,从大理石屏风后出来。秘书上前接过他披的大氅,恭维地请他坐在首席。接着两个穿军服的女服务员,其中服务员是朱燕,给参加开会的军政要员们沏茶!

蒙化县县长杨云龙眯着眼望着穿着军服的朱燕说:“哟,几年不见,小燕长成大姑娘,这么漂亮,我还以为是昆明来的女军官

呢？”

朱燕给杨云龙沏了一杯茶说：“阿舅，瞧你乱逗人，你躲在巍宝山，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”说罢又扭动腰肢转出门去。

朱燕来到门外，急急匆匆赶来一个二十来岁的男子。那男子看见朱燕面对而来，急忙拉拉西装，礼貌地对朱燕道歉：“来迟啦，对不起，小姐！”

朱燕瞅了他一眼，不吭声气嘟嘟地走了。

青年男子走进会议厅，头都不敢抬，很快在旁边的桌上摆下公文包坐下。

余司令冰冷地问：“这位是？”

朱县长很快接上：“县政府秘书严仕新，来做会议记录。”

余司令方脸上闪出凶光：“可靠吗？”

朱县长点了点头：“绝对可靠！”

余司令瞪眼环视到会的党、政、警、特要员说：“今天的会议要是泄露了机密，我就要他的脑袋。”说罢端起茶杯喝了几口后说：“诸位，共军正向南方推进，但总裁还有国军精锐之师，据守西南天险，不必惊慌。只要坚守一年，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打起来，美国就要到中国参战，何愁共军不灭？”

国民党要员们，听惯了这种训论，大家觉得对共产党步步逼近的恐惧没有消除。

肩章上的金星闪烁，余司令挺直了腰，大声道：“云南是党国的反共基地，大理又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，所以须牢牢控制大理。但剑川地下共党妄图武装暴动，祥云、宾川共党也蠢蠢欲动，情况不妙。昨天省城共党又派来要员，防止他在大理捣乱，所以我们要严加防范”……

杨云龙眨着眼睛，焦急地说：“省城共党派来要员，恐怕……”

李怀统接上说：“祥云共党武装在滇缅公路伏击，抢劫了国军

的弹药汽车。我们宾川,当年赤匪长征时就留下祸患,如今死灰复燃,在山里建立据点……”

余司令板着面孔站起,接着国民党军政特要员慌忙起来立正。余司令说:“省党部根据总裁指令,在大理建立滇西剿匪指挥部目的是要保住咽喉重地,在这里建立反共基地,军警、宪特要立即采取措施,一举剿灭大理和滇西北共党!……”

凄厉的声音,在阴森的黑夜里嗥吼……

### 三

天蒙蒙亮,张清龙来到洱海边。

黎明前的洱海,在稀疏的星光下翻卷着浊浪,笼罩着浓浓的迷雾,浪花扑打着岸边的岩石,发出“哗啦、哗啦!”的响声……

昨夜,张清龙绕开军警、宪特云集的大理古城,来到中共大理县工委的秘密联络站。这是城外一座古老的院子,掩映在绿树丛中。他从池塘边来到院外,见里面伸出院子的一株大青树,枝杈撑伸。大门一扇关起,一扇打开,这就是地下党工委的暗号。

张清龙进了大门,有节奏地敲了几下屋门。里面静了片刻,接着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,探出一个裹包头穿对襟褂的汉子,警惕地注视着。

张清龙:“有弓鱼卖吗?”

那汉子:“弓鱼洞都被堵死了,只有黄壳鱼。”

张清龙:“那有鲫鱼吗?”

那汉子:“只有白鲢。”

暗号对上后,汉子将张清龙带到院中的左侧房间里:“有紧急情况吗?”那汉子一边问一边用碗沏了茶递给张清龙。

张清龙喝了口茶后说:“省工委从昆明派来王书坤同志,派我



传递通知给大理地下党的负责人。”

汉子走出侧房，跑上楼去。不一会，那汉子领进一个男子对张清龙介绍说：“他叫李老师，是洱海边才村小学的教师。”

“李老师！”张清龙高兴地上前握住他的手。接着又走进来一位穿滇军军服的男子，以军人特有的气质，脸庞露出笑容问张清龙：“这几天下关风声很紧，你巧妙冲过军警的封锁来到大理送省工委通知，辛苦啦！”

李老师向张清龙介绍：“这是杨永新同志，长期在滇军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。为加强大理党组织的领导，组织关系转到这里，是大理工委的负责人。”

张清龙从衣襟夹层中取出文件，递给杨永新。杨永新接过通知仔细看了两遍，高兴地说“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成立大理县委……”

这时，从外边进来的几个同志，高兴得跳了起来说：“太好了！早就盼着这一天！”

杨永新思索了一下后说：“李一夫同志，进行安排吧！”

李一夫想了想后说：“清龙返回下关，将王云化化装，然后送到这里来。”接着叫了声：“阿莲，来一下。”

“哎！”随着应声进来一个白族姑娘。李一夫对她说：“这两天，陆路上国民党军警封锁得很严，你到海边用我们交通船去接王云同志来。”

阿莲俊秀的面容变得庄重起来说：“我一定完成任务！”说罢转身“咚咚”跑出门去了。

杨永新对大家说：“同志们，按李一夫同志的布置，分头行动……”

张清龙回到下关，将王云化装一下连夜送来这里。